

女性/性别的学术问题

李小江 著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

女性/性别的学术问题

李小江 著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女性性别的学术问题/李小江著. —济南: 山东人民出版社, 2005. 1

(学者文存)

ISBN 7-209-03576-1

I. 女... II. 李... III. 妇女学 IV. C913.6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26715 号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社址: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政编码: 250001)

<http://www.sd-book.com.cn>

新华书店经销 济南申汇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*

880×1230 毫米 32 开本 7 375 印张 2 插页 180 千字

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0 定价: 18.00 元

李小江 (1951—) 女, 江西九江人, 大连大学性别研究中心主任, 教授。曾为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人类学系 (1991)、美国国家自然博物馆 (1991)、美国东北大学历史系 (1992)、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 (1995)、日本御茶水大学性别研究所 (2004) 访问学者和特聘教授。曾主编《妇女研究丛书》、《性别与中国》、《性别论坛》、《20世纪 (中国) 妇女口述史》等。主要著作: 《夏娃的探索》 (1987)、《女性审美意识探微》 (1989)、《性沟》 (1989)、《走向女人》 (1994)、《关于女人的答问》 (1997)、《解读女人》 (1999) 等。

女性/性别研究作为新兴学科门类和分析方法，已经在世界范围广泛传播，在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中占有重要位置，成为人类自我认知不可或缺的视角，亦是知识体系革新和重建的一个突破口。本书可以看作女性/性别研究的启蒙读物。作者从哲学角度论证“有性的”人的基本规定，由“性沟”的历史生成切入当代社会生活，从女性的历史性“缺席”谈起，论述了妇女研究和性别研究的沿革与异同，详尽分析了女性/性别研究在中国的缘起和发展及其学科建设问题。

丛书策划 袁 晖

责任编辑 袁 晖

封面设计 蔡立国 王世强

目 录

引言 从女人的历史性“缺席”谈起	(1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1. “性沟”问题

1-1. “性沟”的生成及其学术影响	(5)
1-2. “有性的人”：一个新的哲学命题	(34)
1-3. “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”之由来	(40)
1-4. “妇女解放”质疑：历史与现实	(56)
附 “男女平等”在中国社会实践中的失与得	(66)

2. 妇女研究的本土问题

2-1. 女性/性别研究在当代中国的缘起	(78)
2-2. 我们用什么话语思考女人?	(92)
2-3. 妇女研究的学术界定与方法	(107)
2-4. “学科化”进程中的若干问题	(121)
附 50年,中国妇女走到了哪里?	(140)

3. 性别研究的学术实践

3-1. 关键词辨析：性别（Gender）	(162)
3-2. “性别”的认知空间与学术作为	(177)
3-3. 女性/性别研究的困境及困境的突破	(185)
附 性别研究“主流化”进程中的新探索	(198)
后记	(231)

引言 从女人的历史性 “缺席”谈起

人是有性别的。

无论是什么人，从出生落地的那一刻，被告知于世的第一个身份就是性别，可见性别对人生的重要。然而，对这种重要性，我们究竟知道多少？

性与性别，在过去，身份不正，一说出口，就是私和隐私，难登大雅之堂。尽管古人早已给了“性”与“食”同样重要的地位，它却从来没有像“吃饭”那样光明正大，总在暗处，难见阳光。性别也是一样，它的重要性似乎只在辨认男女。辨认男女成为个人自我认知的前提，于日后的生活和发展十分要紧。

曾经，在性别鉴定下，男人是“人”，从此可以远离性别干扰，堂堂正正做人做事业。女人却因为性别被判为“人”的异类，终生背负着她的性别强加于她的命运，退归家庭，成为私和隐私，在社会上在历史中消失了。

倘若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仍然没有女人、社会中的人只是男人，这个社会就是男性的社会，以男性为中心的价值判断弥漫在一切领域（包括私人领域）；讲性别因此就像是在讲隐私讲女人，是调侃的、玩笑的，甚至就是猥亵的。性别的视角在理性判断中没有地位，同昔日的女人一样，软弱无力，无法穿透“男性中心社会”的厚重盔甲。

20 世纪以来，无论中国外国，我们生活中的最大变化就是社会上多了女人。

多了女人又怎样呢？

女人走进了原本是男人的世界，要求享有和男人一样的平等权利……如果只是一直这样要求下去，如果女人仍然仅仅以男人为楷模为靠山为精神支柱，那我们的生活并不会因为女人走上社会而有太大的改变，单一性别（男性的）标准仍然会是这个世界的合法的标准。

一个世纪以来，女人是解放了许多，可以有自己独立的社会身份，也有了在社会上自食其力的经济能力，但我们仍然视历史的传统规范为真理的化身，“性别”在我们的视野中仍然没有位置。为什么呢？只是因为另一性——女性——的主体意识还没有真正觉醒，女人还不能在精神在思想上与男人比肩同行，除非……

除非女人不仅在社会上、在经济上，而且在精神上、在思想上也真正站立起来。

女人的站立是为“性别”正名的重要前提。它找回来的不仅是与“性”一样被轻视被贬抑的女人，更是女人做人的自信和理性的觉醒。

由于女性理性觉醒，人类视野空前开阔。

从女性的角度出发透视世界，人类社会显出它的千疮百孔，像是一个跛足巨人，在它匆匆的文明进程中，不仅丢掉了女人，也丢失了那些与女人一起被轻视了的人性和丰富多彩的人生。

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，新女权运动由美国发起，很快遍及世界，在社会生活中要求男女平等，向一切男性中心文化质疑。

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，妇女研究在妇女运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，作为一门新生学科在学界张扬起自己的旗帜，艰难地开辟出自己的阵地。

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，性别视角伴随着妇女研究的深入拓展广为传播，由边缘进入主流，成为“显学”甚至“热学”，做到了一切人文科学领域乃至自然科学和人间生活的各个角落。它有

一个专用名词，叫“性别研究”。

性别研究（Gender Studies）是由妇女研究（Women's Studies）引出的，先是研究女人，由女人及“人”，再及男男女女的“个人”，由此引发了社会生活乃至科学领域中一场全方位的革命。

在政治领域，它提出“个人的就是政治的”，向从来是“一大二公”的政治原则挑战，要求社会管理和公共事业必须关注个人的尊严、利益和需求，将诸如生育、堕胎、托儿以及性骚扰、家庭暴力等过去被看作是“私人的问题”纳入公共视野，扩大了政治管理领域，丰富了社会空间，使得从来是少数人的政治“权力”贴近广大公民“权利”，在推动政治民主化道路上成就卓著。

在经济领域，从生产力的产出到就业市场，女人的介入把“人的生产”直接带进社会经济活动，不仅促使所谓“经济基础”做出结构性调整，而且导致“价值”判断发生了根本变化。在性别视角下，劳动者是人，是因性别、个性不同而具有不同能力和需求的“这一个”人，而再不是简单的“人手”；经济发展的目标不再仅仅是物的增长，也必须照顾到服务于人的社会效益。

在广泛的社会领域中，性别研究通过男女学者的共同努力，向人类生活各个角落渗透，向从来是以权力、战争、社会、社稷、民族、国家为最高原则的“宏大叙事”挑战，提出并声张“日常生活”原则，关注（每一个）人的生活品质，推动“社会进步”进入个人生活，使得男男女女有可能将性别认知纳入自我认识，在人生设计和发展道路上少走弯路。

在文学艺术中，性别研究一直扮演着“开路先锋”的角色，从性别角度对“文本”进行解构，挖掘出我们潜意识中的疏漏和压抑，极大地丰富了人性的内涵，为人的“全面而自由”的发展拓展精神空间。史学中的性别研究则做着像是“殿后”的

工作。由于女人“未载史册”，与历史的真实存在不符，史学工作者在找回女人的历史的同时，正在完善我们对整个人类发展过程的全面认识。

在现实生活中，性别研究更是长驱直入。一边是进入决策层，将研究成果直接付诸社会行动；另一边则是进入普通百姓寻常人家，致力于改善个体生活的质量和生存品质。

在国际发展规划和国际援助项目中，性别分析必不可少。对女性群体发展的特殊关注和资金倾斜，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。在人口政策制定时，性别出生比与女性人口资料至关重要；计划生育目标从数量控制到人口素质的提高，与女性主体地位的张扬密切相关。女性对生命环境的关注则由个人动作向民间、向政府、向全社会扩展，繁衍成全球性的环境保护运动。

性别研究的触角也由女人带进医学，带进“我们的身体、我们自己”。重新审视过去以男性身体为“正本”的健康模式，校正仅仅是“治病救命”的传统观念，力图将健康意识广泛引进（每）个人生活、引入整个人生，对提高人类生命质量做出了巨大贡献。

经过20多年的探索，性别研究已经超越了仅仅是对“性”、“女性”、“性别”作对象化的研究，正在成为一种方法——性别分析方法，并在哲学认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。它同阶级分析、精神心理分析方法一样，深入切进人类社会和个体生命，成为我们认识自己的不可缺少的工具。有关性别的学问因此不仅是理性的，更是百姓的。它已经深入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深入到男男女女每一个人，使我们的认识有可能更接近真实的自己。

还记得阿波罗神庙里那句箴言吗？

“认识你自己。”

这是哲学的终极使命，也应该是我们人生起步的基点。

1.

“性沟”问题

1-1. “性沟”的生成及其学术影响

“性沟”是一种形象化的比喻，影射人类男女两性在社会生活中互不理喻、难以协调的现象。它潜存于两性之间的情感交往，显露于婚姻家庭生活，造成了许多难以评说的悲欢离合。

“性沟”现象在当代社会中日益触目，迫使我们回顾历史，对男女两性在社会发展历程中的进化性质进行反思。

没有人否认，人类是由男女两性组成的，为了实现自然物种的延续和进化，两性生理机制具有本质差异。但在理论界，长久以来，却很少有人正视或承认男女两性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着本质差异。

1984年一次全国性文艺理论信息交流会上，就“妇女文学”和“女性审美意识”的提法，许多人持反对意见。事后，有人甚至在大学讲台上公开申明自己的观点：“文学就是文学，难道能像男女厕所一样分开吗？”话虽粗莽，却也坦率，断然将人的生理差异和人的精神活动划开了清晰的界限，其鄙弃生理、将人的自然属性拒于精神活动领域之外的观点是十分鲜明的。

另一些人较为心平气和，为这段粗莽的剖白做了理性的解释：男女差别主要是生理差异，具有生物学上的意义。在社会生

活中，男女两性都是社会的人，其社会属性基本上是相同的。两性生物学差异在社会生活中通过许多中介的作用，逐渐淡化，可以忽略不计，这是一条不言自明的公理。

全部问题的症结就在这条“不言自明的公理”，在没有做出定量（或定性）分析之前先做出了“差不多”的结论，而后又将这结论看作“不言自明的公理”，当然就无需再去证明，也无需再去做定量分析，无形中形成了一个人为封闭的逻辑悖论。在这个逻辑前提下，男女两性的差异似乎不成问题，即便当作问题提出，也会被人看作是显然荒谬的问题。

但是，漠视这个问题并不意味着问题的消失。相反，它作为一个熟视无睹的事实存在于人们的现实生活中，执拗地掣肘着男人或女人的行为；作为一条无人追究的“公理”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中，无形中阻滞着人（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）对自身的思考 and 认识。认识上的疏漏所导致的逻辑上的悖论，已经直接影响或转化为现实的悲剧，激化了“性沟”现象的表现形式。如此这样发展下去，由性别差异造成的种种现实悲剧，终有一天要向理论界发难，人对自身的反思也终究要去澄清“性”的谜团，迫使我们认真地回答：人类两性的自然生理差异，在社会生活中通过许多“中介”，究竟是弱化到可以忽略不计，还是强化到形成了“性沟”，以致使男女两性的进化历程呈现出不同步性质？

受辱的自然

在这个问题上，真正的公理即合理的逻辑起点，应该是正视两性基于自然所形成的差异这一客观事实。在人类文明长足进步的今天，在“男女平等”的旗帜下，这一客观事实似乎是可以忽略不计，但它在文明的起点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，先验地决定了人类社会的存在形式和活动方式。这个历史存在的基点，理所应当成为我们思考两性问题的逻辑起点。

但是，有史以来，在观念中将社会的人拉回自然基点的任何

尝试似乎总是遭人骂的，尤其要承受以人类自身为研究对象的人文科学的攻击，近年来更是成为后现代主义的靶子，被后现代女权主义扣上了“本质主义”的帽子。人类经历了几千年的奋斗，建树文明，极力与自然划开一道清晰的界线；而人自身的自然属性，正是人类在与动物界划清界线时极力抹煞的。在与自然的较量中，人们不约而同地确立了一条公认的价值水准：肉体与精神、欲望与理性之间，总是以后者对前者的僭越程度去判断人的文明程度，因为只有后者才是人所独具的品质，是人对自然的超越。面对自然，人的全部作为，似乎就在证明自己征服自然的能力；而面对自身，则是极力诋毁或力图改造自己的自然属性。

永恒的自然，作为一种自在的客观存在，只是在人的观念中“人为地”贬值了。这是人类在自然面前作为弱者的心理表现：他在观念中对立于自然，是因为在本质上他仍然顽强地依附于自然。强化人的意志和社会价值，力图征服自然，是“精神的人”对自然的反叛和反抗，成为人类“自为”阶段的基本特点之一，这也是他在文明进化过程中必经的心理路程。

可是，自在的自然可能改变面貌，却绝不会被“征服”。人类作为自然存在的一部分，他对自然的胜利，绝不会是凌驾于自然之上的“征服”，而只能是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最终对自然的认同。人类进化的程度越高，在观念中对自然认同的程度也越强。只是在这时候，受辱的自然才可能在人的观念中还其原貌，在人类社会中获得它应有的尊重，以人化自然的身份与人类和谐相处；而且也只是在这时候，人才可能冷静地正视自己的自然属性，重新确认它在人类本体意义上与社会属性同等的价值。

人与自然，从自在的同一（远古时代）到人为的对立（文明时代）到自觉的认同（当代），是历史在高层次上的回返。正是在这个最终的“认同”中，人的行为终于有可能挣脱纯粹自然的羁绊，在顺应自然的约束力中获得现实的自由。

“悖论”之始

像这样的道理，原是理论家们很容易看到，也都可以当作“公理”确认下来的。但是，抽象地讲人与自然的关系，可以；唯独不要涉及“性”。“性”是一个禁区！

如果在理论上泛泛而谈，我们会说：人的历史是人类共同创造的，男女两性在时空上同步进化到今天。今天的人类现状已不可辩驳地证实了这一事实：有男人的地方总有女人，不管两性的历史地位如何悬殊，今天的男男女女共同分享着文明的硕果。

这里要指出的是：时空存在的同步并不意味着进化的同步，男女两性在社会生活中进化的非同步性，恰恰是人类文明的基本史实之一。

正是因为忽视了这一史实，才出现了如上“人为的”逻辑悖论。说它是人为的，是因为悖论的由来既不是出于单纯的客观事实，也不是出于纯粹的逻辑思辨，它潜于人类集体无意识中，是历史运动的结果。所谓“人为”，实则是“男人为”。过往历史和物质文明主要是由人类男性创造的，历史的结论和“不言自明的公理”中，必定压着男性中心的筹码。在两性问题上，思维认识在逻辑起点上的偏差，恰好与人类文明的男性中心性质正相吻合。从现代人的立场上看似似乎有失偏颇，在历史进程中却客观地反映了逻辑与历史、思维与现实的统一。

人类各民族进入文明^①的时间不一，但迄今为止，所有公认的“社会文明”都是以父权为基础的；所有局部的乃至整个文明史，都基本是由男性的社会活动一手创造的。正像英语中用man代表“人”，汉语中“人”很大程度上也就意味着“男人”，

① 对“文明”的界定迄今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。本文使用的“文明”概念仍然沿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界定，以“阶级”和“国家”的生成为主要标志，以下同义，不再解释。

男人创造的历史挟带着女人的进步。这种统一并不是男女对两性平等的认同，而是女人向男人归同。今天，我们通常看到了人类赢得的（即使是以男人为中心的）文明为男女两性共享这一事实，却往往忽视了人类文明的历史代价是以女人的“非人格化”为起点的这一史实。正是这种代价，于文明初始已经在男女两性之间划开了一道深深的沟壑，并因此在人类生活中划开了优劣有别的两大领域（公/私、社会/家庭），从上古直到今天。

文明的代价

对于男女两性关系，马克思曾经评述：“人和人之间的直接的、自然的、必然的关系是男女之间的关系。……从这种关系的性质就可以看出，人在何种程度上成为并把自己理解为类存在物、人。”^①西蒙娜·德·波伏瓦^②在论述女人的专著《第二性》中曾以这段话结尾。她认为，在对人的两性关系的描述上，再没有人比马克思说得更精辟、更准确了。^③

然而，在以男性为中心的文明基础上建立的整个人文学科中，这种关系早已在人的认识中淡化。德·波伏瓦说得中肯：“在人类的经验中，男性故意对一个领域视而不见，从而失去了对这一领域的思考能力。这个领域就是女人的生活经验。”^④表面看去，这是人的社会属性对自然属性的胜利，是“人类战胜自然”的又一佐证；实质上，这全部的胜利恰恰是人对自然属性及自然分工的滞留，是以人的一部分（女人）的非人格化为前提的。在整个文明进程中，所谓人化自然的过程，因此也是女人向男人归同的过程。

① 马克思：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》第76页。

② 法国存在主义女作家，她的《第二性》（1949）被看作是当代女权主义理论经典。

③ Simone De Beauvoir: *The Second Sex*, p814, Alfred A Knopf Inc., 1952

④ Simone De Beauvoir: *The Second Sex*, p680, Alfred A Knopf Inc., 1952

人类的存在已经历时几十万年，而文明不过几千年的历史，是人类发展史上的近代阶段。多少年来，我们正视并着力研究社会分工在文明建设中的巨大作用，却没有用足够的力量去剖析文明杠杆的支点的作用，即人类对两性自然分工的社会性肯定。

作为生物物种之一的人类，最原始也是最基本的需求，一定是自存和存种。在这两种需求的压力下，人的本能活动逐渐发展成为有意识的生产劳动，围绕着自存的活动主要是物的生产，而存种的活动即人自身的生产。

由于生理/生殖机制不同，女性的身体结构中先天地背负着延续物种的自然命运。女人作为生物个体的存在，总是具体地体现为人类繁衍的每一个环节；也就是说，女人的自然的命运，与“时间”相关，以个体生命/生育的形式保证人类物种的延续，服从于存种的需要。

男人则不同，他对人类生殖活动的参与是短暂的，不确定的。作为生物个体，他的存在即是对物种群体的分离；而作为有意识的人类，他以个体的身份面向群体，本能地服务于群体的自存。也就是说，男人的自然使命也是先天约定了的，与“空间”相关，不断地拓展活动范围，最大限度地攫取生存资源，以保证“活着”和活下去，服务于自存的需要。

这种两性之间的分工，是自在的人类基于自然差异所做的一种自然的分工，早在文明史以前就存在了。可以说，（文明）史前人类生活的基本原则，是基于性差异的自然/社会；整个人类的生存方式和组织形式，也主要是以性差异为基础的。

考古学和人类学的大量研究证明，史前时期，人类曾经处在母系氏族社会形态^①中。这时候的人类仅仅具备着原始的自在意

① 注意：它与所谓“母权社会”有本质的不同。“母系氏族社会形态”是一种自在的存在形式，完全无涉“权力”。权力和权利，都是文明社会之后的概念，不可简单地用于史前社会。